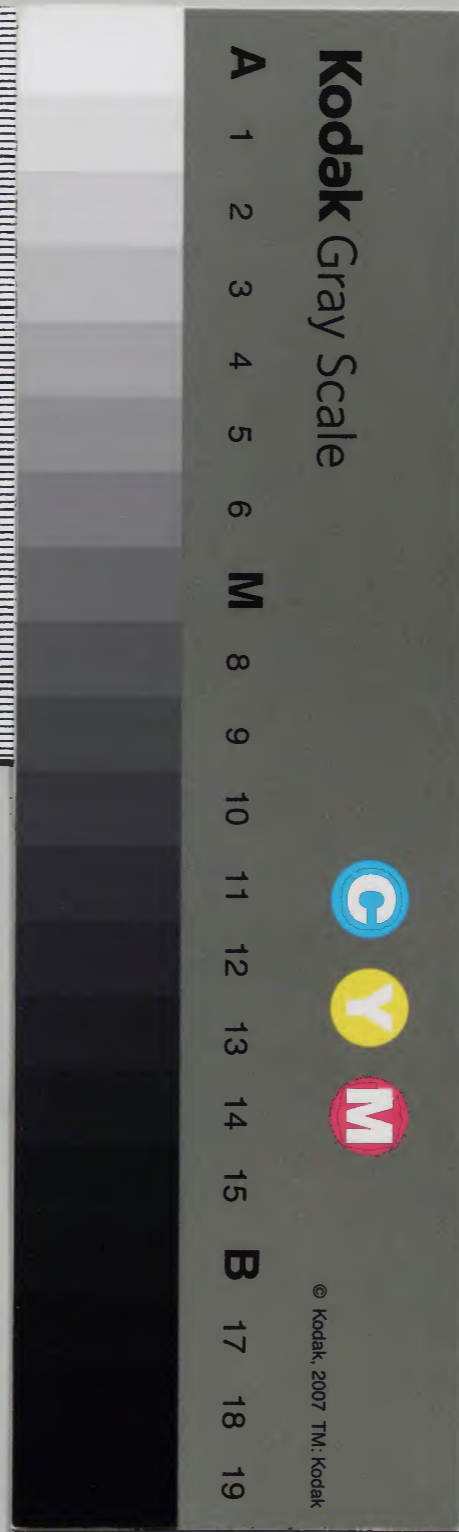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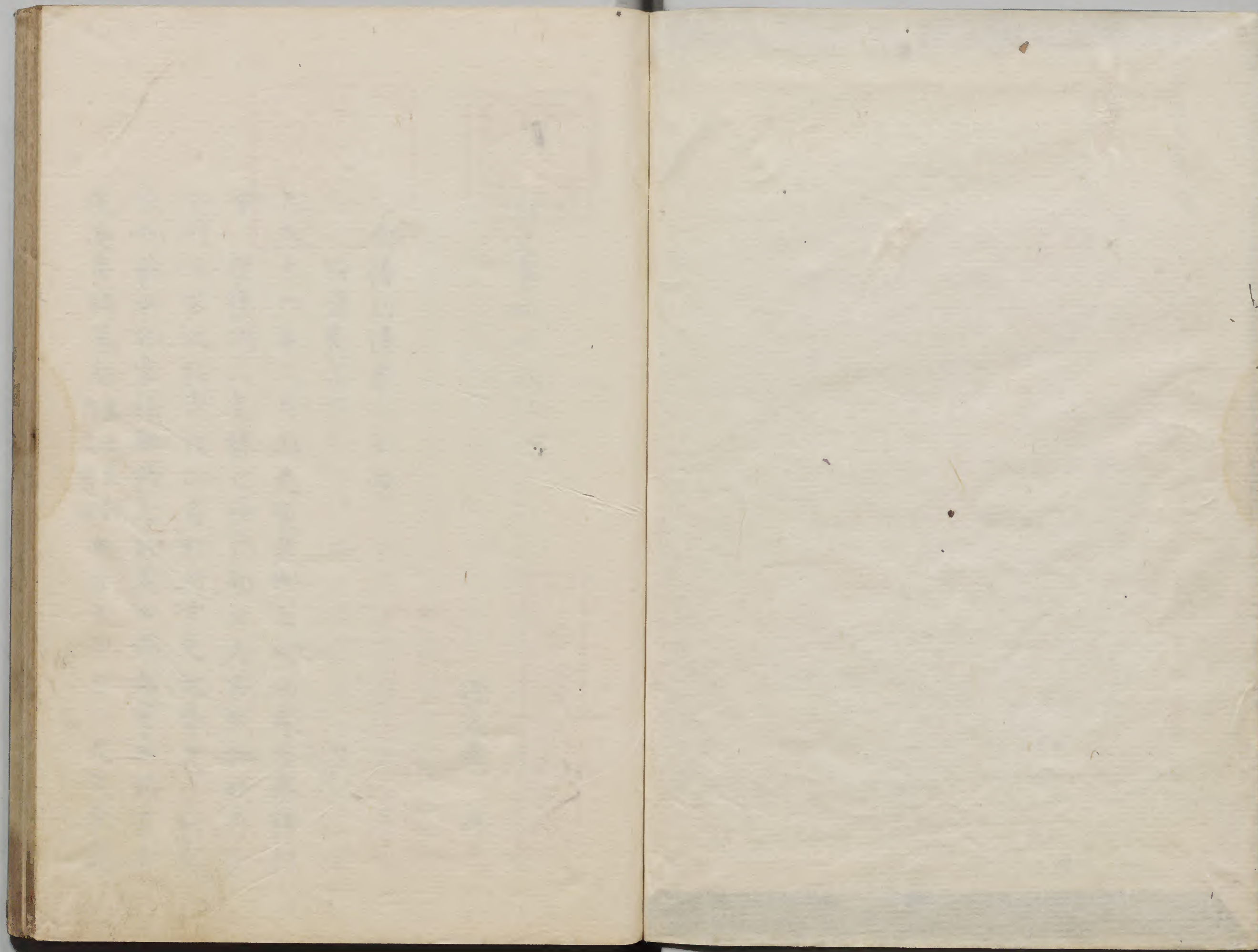
# 日本野史

和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一五九〇	二〇〇		

內閣文庫	和書	類	號	冊	函
		一五九〇	二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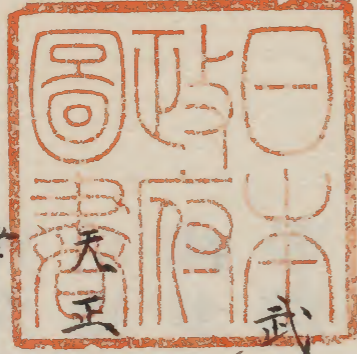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5190
冊數	200(34)
函號	139 3







野史卷四十八



武將列傳第一十四

羽柴秀吉下

町田久成獻納之章

源忠彥 修

淺草文庫

十六年正月先是聚樂城之成也秀吉奏請行幸

後陽成天皇聽之時喪亂日久典故圯缺秀吉

幸 令前田玄以點查北山室町行幸之故事及公卿諸

家記籍典札家議雜就之於是四海無事而議号亦

定遂奏請其期豐臣家譜四月十四日 天皇幸聚

樂第 上皇暨准后女御妃嬪六宮古佐九中務卿  
邦房親王亦從側白秀吉親迎 車駕扈從准后藤  
原兼孝內基從一位昭実左大臣信輔右大臣晴季  
內大臣平信雄前內大臣藤原公維權大納言兼左  
近衛大將信房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実益權大  
納言公遠晴豊親綱光宣輝資源敦通 東照宮豊  
臣秀長前權大納言藤原雅春經頼權中納言豊臣  
秀次從三位雅朝王參議三宅秀家右近衛權少將  
菅原利家侍從平信包左近衛權少將豊臣秀康侍  
從平秀信豊臣秀秋義康秀一藤原秀政氏郷源忠

興平信秀源秀頼平長益菅原利長源頼隆藤原長  
重源輝政越智貞通源義統藤原定次源忠政藤原  
直政源高次豊臣勝俊泰元親等陪從或輿或騎縱  
衆觀焉遠近四民奔波皇背父老或流涕相謂曰不  
圖今日始覩太平之象 豊繼聚樂序  
行幸記家譜 天皇留蹕累  
日凡幣獻之膳供億之殷超絶前古 天皇大歡十  
五日秀吉使群臣盟于階下書曰凡同盟之人一  
心協力同尊 王室茂弛勤勞王官之邑茂有侵牟  
爾向所令茂有沮格無愆義無從欲相或相餽世  
因墜有渝斯盟日本二祖一宗之靈六十州神明

罰殛之俾殞軀泯國無有遺育十六日大慈宴公卿  
群牧 天皇 上皇賜御製和歌以寄松祝為題秀  
吉以下應判廣詠十七日奏音樂十八日 天皇  
上皇還宮秀吉括輦下戶稅以充供御又附近江田  
八千石領為公卿及諸門跡之米邑 家譜豐鑑  
行幸記 五月  
秀吉遣富田知信如相摸讓不庭曰此條氏雄松樹  
左者土世併吞八州坐自封殖未嘗入朝修職貢眾  
孰大焉今也新 天不翊聖四海駿奔且亟述職毋  
受後至之誅氏政氏直父子胥議依違善之知信請  
期曰再期而往固趣之乃約以今年冬蓋其意得質

以此 東照宮而秀吉貌此條氏不以為意也八月  
相使者到京師請曰先王 德川氏易沼田之地而  
真田昌幸實未致也願得之而後聽命秀吉弗擇曰  
此條氏遷延觀望余當與師久矣特以 駿房之姻  
故屈意圖與事已疆場之論余所不知當以異日議  
九月使者復來申理疆事 逸 十月秀吉遊北野成行  
若譏畫標畫於市巷是日會者三百土千餘人競設  
廬室於右近馬場以供具令前因吉以茶博京易督  
其事秀吉亦修一小庵點茶以饗 吉友親臣亦歷  
覽諸舍以歡樂於是茶事大行于世 豐鑑大茶  
湯記逸史 是歲

下命禁天下百姓藏兵器所在縣吏悉收輸之公廩  
續史略引又改舊金幣始造大小銀金  
貨通引七年三月秀吉差僧到琉球說令奉翔獻地又饋送  
長吏鄭回百金特琉球國王尚永新死世不尚寧監  
國人之疑悞迴亦危我勸世子力辭不受饋令僧來  
報秀吉詢琉球佛國未敢動乃賜僧諭遣善說世子  
兩朝平壞錄 四日前田利家享秀吉于京師和弟秀吉乘  
足利氏舊儀始用牛車肉薄甚感  
一本續五代是月  
逸史作秀吉浴于有馬溫泉領青銅二百緡賧有馬  
上月里民  
家譜土月秀吉号令所及五十餘州山東諸國

佐竹里見結城那須等列侯皆發使送款命朝會禁  
私鬪逸於是倉廩所藏每歲二百餘萬石以府庫充  
溢設棚於聚樂亭外令前田玄以淺野長政前野長  
康增田長盛石田三成監之所領給金銀絁三十六  
萬石千兩秀吉子公卿親覽娛樂焉  
家譜七月使人  
如駿河理北條氏之疆事真田昌幸聽命致沼田氏  
政氏直居傲弗聽十月相兵襲那胡桃而取之昌幸  
上狀秀吉大怒遂奏請發東征之命  
逸十二月下符  
召畿內諸道兵二十六萬命 東照宮統前部下令  
曰畿甸半從中國四國四人北國六人半自衛以東

迄尾張六人駁河遠江參河甲斐信濃各七人期以  
次年三月以長束正家為糧運司令稅米二十萬斛  
以舟艦轉運于江尻清水港造廩以賦給諸部屬黃  
金一萬兩於正家募芻穀於伊勢美濃等諸國以充  
軍須松密漫錄當是時東陞梗塞海運未啟衆謂白之懼  
海神為祟秀吉嗤作戒龍父檄以投衆曰投之於大  
洋保無風波民乃應募家譜逸史初足利氏之盛也上明  
通好使舶來往朝鮮亦屢來貢其衰也爭執相尋不  
遑外交西陲不逞之徒乃多航海明窺我警鄰好遂  
絕朝鮮亦不入貢逸史先是天正丙戌年橋康廣携秀

吉書而往韓人申叔舟亦往來臨其死明主厚恤  
尙所欲言叔舟對曰願毋与日本失和厚厚恤納其  
言命副提學兼亨元書狀官金訢修睦到對島使者以  
風水驚疑得疾上書言狀厚恤命致書幣於對馬鳴  
主而去自是不復聘尙秀吉意謂嘗我使每往朝鮮  
而彼不來受鄙我也下丙戌符歲按天正丙戌遂遣康廣  
卦求通信書康廣時歲五十餘容貌矧偉鬚髮半白  
所經館驛必舍上室舉止倨傲視威武与平時絕異  
人頗怪之故吏一路郡邑凡遇我使奔境内民夫批  
槍秀道以示勢康廣過仁同院視批槍者喟曰汝輩

槍竿太短矣到高州牧使來應洞享之妓樂成列康  
廣見應洞衰白令譯官詰之曰老夫數年在干戈中  
鬢髮盡白使君處聲妓之拘一日無所憂而猶為皓  
白何哉蓋諷之也及宴酒酣康廣散胡椒於筵上妓  
工爭取之無復倫次回所館嘆息詰曰汝國亡矣  
紀綱已毀不凶何待及其還朝鮮王李昭但報其書  
辭以水路迷昧不得要領而歸報秀吉大怒以為有  
私誅之夷其族康廣嘗與其兄康年自足利氏時為  
行人來往朝鮮受職名其言頗為韓地故所害云對  
馬鳴距朝鮮最近鳴主宗義智嘗納款是以秀吉詢

遣義智往責朝鮮因又窺覘韓虛實柳川調信僧玄  
奘等同赴義智年少精悍衆皆畏之俯伏膝行不敢  
仰視久留東平館必邀彼人亦倡議依違而已先是  
我西陲小民侵彼全羅道拔竹鳴殺邊將李大源捕  
得生口言彼國邊氓沙乙背同者叛歸我中尊王粘  
憤之至是人或言宜令日本還叛民然後議通信以  
觀誠否館舍者諷之義智曰此不難卽遣調信歸報  
不數日悉收彼民之在我國者十餘人遣歸王粘斬  
沙乙背同等贈厩馬於義智後謁見我使一行享宴  
義智去獲筥入席而酌出通信之議久未決明日議

懲逆祿作叛人  
倭中道守倭為  
冠朝廷憤之



始定扶可使者大臣以僉知黃允吉司誠金誠一為  
上副使典藉許歲為畫狀官至唐憲春遂借發平壤  
錄是冬琉球入貢秀吉知其霸屬於明詢使者曰我  
欲通明若國盡為我言之明如不聽當大舉致討使  
者反命琉球王尚寧大愕馳人告之明主辨鈞弗  
聽琉球懼而不報逸十八年二月東將宮賢織田  
信雄上杉景勝前田利家皆率兵而登松宍漫三月  
朔秀吉入朝陞辭天皇詔賜箭刀二日帥師十七  
萬餘登京師軍裝窮鮮麗下令縱觀為使毛利輝元  
留守京師第秀吉長鎮大坂豐體漫錄景勝不利家率

師自東山道入秀吉至吉田雨霖川流漲止三日十  
九日抵駿府將入城三成耳詰曰聞諸道路德川  
氏与北條氏通謀恐有變矣請慮之秀吉遲問淺野  
長政諫曰需事之賊也邪說必勿信為秀吉乃入城  
實錄二十日宮至自長濱相見甚驩留止教日  
宮嘗令伊奈忠政架舟梁於富士川迨秀吉至或謂  
危矣長政遣人試之無有異乃涉焉漫錄二十八日進  
到総原按圖議攻戰使信雄攻並山城誠曰後之峰  
湏賀家攻福島正則細川忠興蒲生氏卿等從為使  
倭秀次攻山中城戒曰急拔之堀秀政中村一氏繼

非必敵也逸史作內  
府非氏規敵也必  
惡匹之訛

為二十九日一氏以偏師薄山中城一柳直未先登  
而死秀次鼓衆而進守將北條氏勝兼城而走城陷  
家譜 宮乃從側道踰箱根新莊足柄鷹巢三寨潰  
豈鑑 走追既多獲首虜進軍于酒匂小田原震駭實錄不  
田原世臣松田憲秀意度相之陷於覆凶乃因堀秀  
政潛納款秀吉陽許之信雄破薤山郭守將北條氏  
規勇而有智師多傷秀吉聞愕曰非必敵也乃下令  
禁戰逸史四月 宮師兵相戰于宮城野破之湯本  
竹鼻畑湯坂塔峰松尾嶽等之成皆潰而奔小田原  
家譜 秀吉進營於湯本師咸前傳傳小田原憲秀潛使  
漫錄

人未謂曰當城西南有杉山曰石垣即營于此下瞰  
城中則情見勢屈臣乃伺隙為內應秀吉大悅賞而  
遣之

○松宍漫錄國史實錄並云本城坤方風祭邑杉  
山峰曰笠掛山

遂發役夫攀石壁設樓櫓粘杉原紙於牆身以代堊  
墨塗戶板以環垣一夜而成隨剷除前面樹木則城  
中可指點城兵駭以為神防禦術窮豐鑑九日秀吉  
移營于石垣山向子規產賦曰那哉多互与保守傳  
宇也麻乃本登之伎須漫錄萩系隨筆使諸部等進圍城數

宇一作牛

十匝下令禁鹵掠使信雄會師于小田原留諸將攻  
薤山城 宮別將及長曾我部元親加藤嘉明九鬼  
嘉隆服坂安治率舟師護運糧攻下伊豆相模沿海  
諸寨而會于小田原逸軍中或流言信雄及宮本  
氏政父子通謀諸部危懼秀吉乃從左右數人往其  
營飲醢盡驩而歸訛言乃止景勝利家及甲信二州  
兵俱攻松井田城下之進拔松山蓑輪厩橋河越等  
諸城而薄鉢形山家譜甘繩江戶城望風依 宮而  
降逸史秀吉患小田原不逆下召直江兼續尙曰余攻  
城歷月未陷一掃洛明年復來攻予意何如答曰北

條氏保有數州多年能懷士民迨氏政為父祖遠矣  
今已統下城寨悉陷亦勇遠計悼人臣之道昊天矣  
幸不臣矣哉以君武略壓之則滅亡莫日矣秀吉悅  
賜刀及服又召太田三樂尙如故答曰斯城之為地  
也險峻擁阻且氏康而末蓄積糧食雖歷歲月不匱  
乞且以計策陷之徒攻之不報拔秀吉弗悅曰汝占  
北條接戰數年每不得克之故怙未覺矣乎三樂  
退謂三成長盛曰若斯城不用計策力攻輒陷之則  
我亦不再見我所謀恐不達焉次召佐竹義久之  
答曰殿下凌長進來攻如不拔而掃洛則受天下指

頭之朝必矣臣願得領師三分之一則不歷旬日拔  
城殲衆矣君胡為不索哉惟試臣胸臆而以為笑談  
矣秀吉晒曰山東武夫何其膽之大矣乃賜刀及漢  
織道服後亦授豐臣氏科柴族身科永廢軍記

○鶴頭夜話云三樂答曰攻城三年而陷矣秀吉  
不應手自掏焙米賜之三樂受啣之口秀吉復有  
言三樂不能對秀吉嗤之三或在側曰請退去次  
召義久々々答拜甚低肯城隨而後昇食邑五萬  
石併舊邑領八萬石

迄五月城未陷秀吉厭倦馳人招小早川隆景於清

湏城曰城不報陷余駐秀次于此營令卿副之使  
德川殿聽政事而歸洛何如隆景答曰固堅壁莫如  
務饗士張宴令衆無倦罷也城中知我糧多士樂竟  
無脫固之期當不戰而屈昔先人嘗滅尾子氏實用  
此策秀吉曰善乃釀酒犒師下令軍中更番之餘隨  
意高會侯伯皆造茶房設臺迭為賓主秀吉暨宮  
以下各自製新詞被之管絃列營歡呼之声徃々徹  
曉城中益困漫錄碎玉誌淺野長政亦村重茲及本多忠  
勝酒井家次鳥井元忠等入上野長驅下城寨十四  
遂自安房入然分兵轉圍月餘得城僅四十八連史

尋按岩槻城家譜三成長家大谷吉隆亦入上野

館林城逸史真野賴包片桐且元等亦徇東上野錄於

是佐竹岩城相馬秋田等東陸群牧掬師驟勝不田

原孤危皆震慄爭送款親來執節者陸續不絕越六

月秀吉令堀秀治貽書於此條氏紹曰若能及今納

降封以武藏相摸二州又密送書于松田憲秀促內

應之期且曰事就則予相豆二州憲秀會子婿議為

次不美春諫弗聽告諸氏政父子乃禽憲秀御年譜

利家景勝下鉢形城所在城郭詣行營獻捷秀吉魚

喜色利家景勝請屠八王子城家譜隆景察城中機

屈謂曰可也請上德川氏謀焉乃上宮議宮

曰某子此條氏有姻請辭以乞人可施神秀書使思

田孝高羽柴勝雅為行人入城申前約且曰爾白猛

士如林饋餉如山節鉞所指莫不嚙壁墜觀今也斯

城子立危在旦夕若能播怨免悒舍逆取順則坐

享二州之封先世之祀于天壤俱存孰若勇遊釜中

糜爛在頃刻而恬然不知以貽嗤乎萬世吉凶禍福

之幾決於呼吸願迨今奮圖之開喻再三氏政弗聽

初秀吉遣人書以招成田氏長于城中氏長復書納

降於是送氏長于書氏政父子曰城中衆心離叛者

此危迫且夕父不怒拘氏長且備八州諸城多不守  
畏縮遠議降嘉議 七月 宮命諭降北條氏規弗聽  
再從焉史 五日氏真惶惑失度不踐盟約親造 宮  
營家譜 作村 柴勝請曰氏政以下皆宥此一等 宮  
曰寡人且避姻婭之嫌使之因科柴勝雅以告秀吉  
見其不結約而遠至喜謂是可以濟矣乃曰若如所  
請但封域將以二統代武相當速致城氏直悅而退  
六日誅松田憲秀致城造 宮營七日秀吉命撤圍  
悉出其人限以三日令片桐且元服坂安治監諸門  
禁園掠九日氏政子弟氏輝侯命於星安栖 柵宅而秀

吉謂 宮曰北條氏沮王命大逆無道余奉 詔東  
伐而不取鯨鯢無以示天下將誅氏政氏輝餘悉從  
寬典何如 宮曰唯命家譜 御年  
○與科永慶軍記紳書並云宇喜多秀家陣于北  
條氏房相對設計集屢通音向而秀家喻氏房令  
議行成氏房以告氏政氏直愈曰封境不變則請  
從命秀家以報乃收質于柵 宮營而三成孝高  
勝雅及 宮士俱入城後与諸老臣交盟書曰小  
田原如故於是後田各部俱却城中所在士女林  
躍或歸邑里城中勢頗疎時秀吉使人謂曰一應

日避地也城

守禦余亦因攻屠職急傳令合圍氏政遠按兵士  
既出者未歸防禦之人 宮遣人詢曰奚為迄今  
可破和議和雖致城何異之有父子不能拒到  
宮意倚賴 宮命置父子弟及臣山中鄉右衛門  
等於羽柴雄利陣諸部兵入城口紳書又云秀吉  
使三成孝高勝雅入城與此條氏諸老議分國無  
違事可謂閑白也載盟書而出

十一日秀吉使石河貞清中村一氏將田定次於安  
和所氏政氏輝自裁令三成梟首于京師而放氏直

氏邦氏規等於高野山家譜十三日秀吉入小田原

論諸將士功賞懸有差家譜伊達正宗致會津仙

道而還米沃使上杉景勝收其地以長政三成吉隆

為檢索使疆理奧村之田利家景勝為總督論東陸

諸豪功罪復除封邑逸一日觀鎌倉至鶴岡命放大

將軍賴朝祠龜直上肅之曰予發於流竄余起自行

仗得不階寸土而能得志行于天下但余為寒族不

則華曹故其成功較有難易是余行贏得一籌雖然

我創業之友千歲唯予三拊像背榮然而出向者噴

：杯其為落武隱叢而秀吉進抵宇都宮一夜天德

詔漫錄

孝了伯入見教誥上杉謙信驍勇秀吉聞曰謙信之  
亥丙入道設今現存世則余歸浴之日令渠等把米  
蓋佩刀前馳矣今既皆沒徒遺虛名幸而已嘗聞彼  
有車懸之術較余則是兒戲之弄也漫八月秀吉至  
白川封蒲生氏卿木村秀俊於陸奥而謂東陬強梗  
不易帖服乃召氏卿秀俊告諭鄭重遂振旅而歸家  
蓋到駿河過清見寺親書紀行以予任持大輝柯山  
漫九九月還京師漫遂史漫錄口梅應仁以來天下大亂  
群國俊雄割據相擊至是海內統一以予令天下室  
殿物語續十一月秀吉田于吉良鷹犬數千羅網置  
五代一覽

累數百車至有力者臂鵬隼以從世以為偉觀十二  
月到自吉良家是月誅茶博宗易家先是朝鮮  
王李昭使黃允吉金誠一許歲隨宗義智入貢適秀  
吉東伐候伺數月秀吉至自東又託以修治宮室不  
虞受其書前後留止五月始登筵獻王書及品物秀  
吉以琉球無報知明主不修好不能平是冬于銀四  
百兩於允吉等書狀通事以下有差使者將還未裁  
答書令先行列界浦待之遺書有言明主修好則可  
矣如否則余欲假道於韓大舉入明以韓為嚮導矣遣  
柳川調信備玄稜毋行朝鮮王李昭懼始修兵備



家譜逸史  
懲法錄

○國史實錄云王昭見復書大英寄回翰曰秀吉以微眇之身窺大明如以蠱測巨海蜂螫龜甲云云義智不能陰蔽乃以達秀吉赫怒

秀吉下令召舊時汪土峰黨向之答曰明初執土峰時兵等三百餘人自南京到劫掠橫下福建過一年全軍而歸明畏我兵如虎欲取如反掌秀吉喜曰以吾之武行吾之兵如洪水崩沙利刀破竹何國不亡余帝大明矣惟恐水兵嚴密不能勾履明地乃命義智扮作買者至朝鮮觀地形互帝以探聽動靜而義

智歸報朝鮮退兵二十里以候我兵其國不服者多唯一縣與對馬州密近者來之然欲攻之可唾手而得也  
平壤錄

○兩朝平壤錄又載十八年二月復差相高往朝鮮祔與白利害朝鮮驚惶即令大頭目十人投降與白安挿為質土月高麗貢驪與白以囑琉球之言賜金四百兩

頃年秀吉掌握政柄而率兵以及聯歌者紹巴歷覽京師曰余潛觀京中經界來自高倉至河茂河原唯宏曠連東山為耕耘田圃西北暨南亦若斯宛如邊

邑鄙里乃巨細川此有謂曰余今欲定洛中程界汝  
其督舊記諸籍函南鑿記籍以備於是秀吉命群牧  
築堤防於東西命亥以遷寺院於京極東北鴨口  
南造六條片側以為敷地山狀志引皇町  
殿物誌追加  
○新章云亥以嘗為日蓮宗門徒故多置日蓮門  
泚寺於泚街心遷元宗門寺於堀薄窮市

十九年夏秀吉遣宗義智復如朝鮮諺曰請速得明  
要領不則我邦將先有事于韓泊釜山浦十餘日弗  
報忽而還對馬國舊置府于釜山寺吏帝數十人於  
是捕之逃歸不日國然朝鮮益懼曰議戰守舉國釋

驂逸八月秀吉子鶴松大初久無嗣及舉之鍾愛殊  
甚於是悲泣殆絕或忽忽不樂教廢寢食慘怛累日  
為慰憂思遊清水寺留三日家譜  
豈繼悲哀猶頻陰謂我  
今新失弄玉無由解憂向人各有死我既垂六旬餘  
齡無我武威充溢海內莫敢抗衡者官祿卓越前古  
亦莫出右者雖然是一世不如成無比之舉而傳名  
於萬世將明不修好朝鮮亦拒命竊發外伐之志嘗  
憚輿議未敢公言於是欲大舉以慰無聊衛明主淵  
鈞昏懦國多難紀綱紊意決一日會諸老奉行卒然  
謂曰頃年外虜阻我命實國家之耻西戎之末夜屢

載於前志我朝特有神功皇后之征韓而已未嘗  
南耀兵於赤縣余起自草萊既踐極位削殘暴遏亂  
略今而四海同軌王室倚賴人臣之榮莫以尚焉方  
今掌中之珠碎而不還衰疾之餘殘喘將罄人生無  
百壽大丈夫豈可<sup>博</sup>前自殞獲或以<sup>秀</sup>年次為嗣無顧  
慮國家之事余將航海遠伐得四百餘州祗皇帝於  
支那亦不索乎故當先問罪於韓如服則驅其主  
臣為先鋒如不服則殄滅之然後度遼長驅事非難  
辨志已定卿等以為何如衆駭汗失色意謂白  
迫哀嘆而狂也然刳席悍不敢言守喜多秀家前曰

亦之字恐當在  
不之字下

詢是歲舉夏執神后備以降實所未有非殿下神  
策英新孰能与之衆皆唯諾秀吉大悅奏請外征乃  
下令造艤艘巨艦于伊勢浦使九鬼嘉隆督之晨夜  
並作遂命沿海諸國皆具戰艦時常糧使人赴告  
東照宮命列侯就國治兵下符召發諸道兵天瑞大  
夫人備秀吉航海憂慙不食屢諫止秀吉患之乃輟  
親征趣命速行臺於那古邪大宮殿宇窮極壯麗廡  
舍環列規模宏濶所費百餘萬金役夫十餘萬踰年  
而就云當是時庶民新免兵燹拭目望太平及征明  
之命下四海騁然譎恣盈途朝廷駭怪憚其狂謀

不能制家語秀吉遣書於琉球王曰我將有事明國  
叢尔琉球疾不通聘尙遣兵伐之及明春出師之日  
不來謂則廢乃一鳴矣琉球王見書驚愕使臣鄭禮  
齋之赴明依福建巡撫使趙參魯告焉又江右人許  
儀俊為<sup>監</sup>在薩摩子公卿朱均狂相議備錄秀吉遠  
謀達之福建府明主仰報預命海濱警守備家語平  
○兩朝平壤錄云又差人昭琉球勿貢明致漏事  
機時有福建同安船高陳申寓琉球因与長吏鄭  
回高議乘國進貢請封之便備將實白情由報陳  
申搭船回面稟邊撫趙參魯以聞是彼萬曆十九

年四月也

十二月命定軍令以宇喜多秀家為元帥統西海南  
海等諸侯分為八隊加藤清正率一部騎兵一萬鍋  
鳴直茂一萬二千相良賴定八百屬為小西行長率  
一部騎兵七千宗義智五千初浦鎮信三千有馬義  
純二千大村嘉前一千虫鳴盛季七百屬為合二部  
刻日送為先鋒大友義統六千黑田長政六千為第  
三隊鳴津義弘一萬毛利勝信二千高橋元種五百  
秋月種長五百伊東祐兵或作五百  
為第四隊福島正則五千長曾我部元親三千戶田

氏繁四千為第五隊

○逸史依元親正則一部○豐臣家譜云正則四  
千八百合兵八千七百○中古治允記云正則氏  
繁家政元親：正一部兵併二萬七百人

蜂須賀家政七千二百生駒親正五千五百為第三  
隊小早川隆景一萬毛利秀包一千五百立花宗茂  
二千五百高橋統增八百松本義冬九百為第七隊  
毛利輝元三萬為第八隊師兄一十三萬七千九百  
人九鬼嘉隆一千五百藤堂高虎二千服坂安治一  
千五百加藤嘉明一千久留嶋康親七百等將水軍

九千二百人談期航海 東照宮及科柴秀俊前田  
利家上杉景勝蒲生氏鄉結城秀康最上義光佐竹  
義宣伊達正宗赤松政丹科長重及畿内東北侯伯  
從秀吉于行營兵都十萬又團結遊軍六萬人宇喜  
多秀家一萬增田長盛三千石田三成二千大谷吉  
隆一千二百前野長康二千加藤光泰一千為一隊  
淺野幸長三千宮部長房一千南條元續一千五百  
及木下重堅垣屋光成等凡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人  
為一隊織田秀信八千細川忠興三千五百長谷川  
秀一五千木村重茲三千五百小野木重勝一千糟

屋武則二百片桐且元二百及岡本古田等為一隊  
以備後援召宗義智松浦鎮信御路程難易作朝鮮  
地圖編領諸將期諸道兵以次年三月悉會那古那  
令毛利高政為通書司毛利吉安守風本處分既定  
家譜室町殿乃之內大臣秀次為嗣處上表乞老  
記中古治札記請以秀次襲關白然軍國機勢皆親處決秀次無預  
為依故事林秀吉曰太倭家譜豐鑑是歲使寺沢廣  
高司長崎諸事而後至今奉行交番掌外船通買及  
諸事崎陽文祿元年正月群候各營營賀正秀吉將  
見有擊鼓者樞曰某前唱賀秀吉將憚曰余已讓職

今恐合之記

於秀次去往日異何慶之為群侯聞之勸加藤清正  
見秀吉之向行營成否對曰經營洵羨秀吉  
大悅曰然則納賀乃命各就國繕甲兵實錄三月征明  
諸將發京師家譜二十三日秀吉發京師豐鑑將  
兵革日久上下專嗜武事識宗者唯淳屠氏已初或  
請曰是役也外國必有使節往來宜扶有文才者從  
行秀吉曰余當令彼毛澤奴擲澤宗用我以呂波  
耳而後撰僧永哲靈三承允以從焉家譜室町秀吉  
詣伏見見御香祠實錄四月抵安藝毛利秀元迎入造  
嚴鳴駐師禱兵令左右取錢一緡祝曰投之錢面多

則必得志矣。揮手一拋，每錢皆紅。師衆相傳，歡呼秀吉大喜。隨納錢于神庫，蓋預糊合二作兩字云。家譜逸史  
毛利輝元造巨艦以獻，名曰宮德丸。秀吉以為不稱，乃更曰日本丸。日記殿尋至長門拜仲哀天皇神功皇后廟，進至那古那行宮，諸軍仰給者五十萬人。師已發，那古那舳艫相啣，旗幟蔽天，以風波泊于風本居。旬日，風稍殺，行長先登，清正次之，兩鋒達釜山浦，而進取所嚮。風靡一舉，直入王京。朝鮮王李祐亦請衛官人狼狽，四散。僅逃平壤，求救于明。家譜逸史  
秀吉荐報捷，聞贈書於秀次，曰：朝鮮不日而陷，前

度明有逸矣。余欲卿以為明，閔白而邊我。天子於明，挾其地十州，以充供御，割一百州封卿也。定次年二月，當促行幸。册智仁親王為日本國王，使秀家為之。閔白以秀俊為朝鮮王也。逸史

○豐臣太閤御事書云：天正二十年五月十八日，秀吉貽書於閔白，秀次曰：明年正二月之際，將進登高麗，既臨必航海入大明，以大唐閔白職名奪焉。該積蓄兵仗器帛金穀，遷天皇於大唐，以明後年為期。歲旬十州，以奉焉。以秀次為閔白，割百州壤与之。挾秀長秀家為日本閔白，奉若宮及八

條條殿請旨為日本帝王使秀信為高麗王或以秀家  
封之使秀勝鎮九州云々。武陰叢詔云朝鮮八  
道不足稱取明四百餘州虜北京王而支那及  
地獄極樂悉征伐牛頭馬頭諸鬼令阿珠陀及餓  
魔王拜翹我日本國也

六月度明人必未救韓乃花長盛三成吉隆正家等  
遊軍六萬得達正宗請往秀吉聽可家譚傳令曰軍  
制一如前日所命毋敢違失嚴守備正法剽侵伐毋  
懈夫明者文物衣裘以為勢我度諸將之攻略無勇  
意也家譚秀吉構假僞於海濱大澳獲影穎領賜諸軍家譚

太閤或夜潛迴營中有小舍掛扁額謂隴月夜秀吉  
熟視問其人野仙藤亦唯而出秀吉曰汝無筵席乎  
乃賜精米及薦薦或正記備前天瑞太夫人在京師  
謂秀吉既入韓憂念積而為疾左在百方解說猶疑  
不信至是危篤秀吉聞之於軍勢於東照宮七月  
乘小舫而登那古邪併程歸省是月晦至京師則既  
薨秀吉哭而慟絕而後獲引咎悔厚殮葬之終喪  
而後奏請再往行營 天皇遣使止航海秀吉復奏  
曰 詔旨固不可逆雖然大兵既渡海矣明援軍接  
戰則蒼海萬里命令難屈臣非敢違 詔諭我國武



威亦已撓也屈家譜豐繼初記十月復至那古那落德集先是

秀吉將有外征之命令西南諸國大拓道路作舟

梁而欲使得往還之便令山口宗永造山崎長橋是

冬十二月成山城二年正月奉行等自韓馳書告平

壤開城之捷秀吉大褒隆景宗茂之勇功怒義統之

怯懦家譜三月在韓諸將分部攻晉州城而不克將士

此傷者多馳書乞援乃使毛利秀元率師二萬赴救

家譜初諸將各論軍功家譜詔有三成長威吉隆偏頗

之愬各連署以盟約家譜隆景亦使人告曰請君以八

十萬師航海分戍諸城案隆景督在韓兵十三萬為

先駝拔北京而嚮導大旂秀吉欲躍曰隆景材略甚

合余意設余沒此行使秀次為總督我靈魂為神而

騎靈雲撮殺四百餘州毛漢奴矣昔時吐柘榴大小

男今遺其名星秀成侍坐應曰為管丞相曰其丞相

怨魂徹為雷雖其小男不足余舉凡之為垢也武陽

秀吉日夜家譜宮及利家軍議駐師十萬為京抵之

護衛以十萬為那古那警備兵猶不足而無渡韓之

軍嘆息曰余受生於小國以兵數不足不能強彌萬

國遺憾甚矣切齒握拳墮淚數行哀嘆大志家譜四

月諸將倦征明之久弗果且兵甲罷弊行長首計和

議及明人沈惟敬約講和七事一曰歸俘二曰割地  
三曰入貢四曰封冊以請秀吉事委出行長傳譙去  
月明人謝用梓徐一貫沈惟敬來于那古那請約秀  
吉詢封明王之說竹然許之原饗遣歸投書曰和親  
如成則以明王之淑女備我 天子之後宮贈致其  
勩合符大臣各通盟書割朝鮮四道以授我使其王  
不及大臣一人為質我則令所虜瑋瑋二王不還國  
朝鮮主臣裁盟書而令表其丹款迺令小西如清借  
往遂命諸將歸俘虜且諭屠晉州城快前憤然後各  
收兵以誤和議之定 家譙 七月 家譙 作 和親之報未 逸史 九月

至秀吉謂歎矣故日夜會議一日黑田如水在署詔  
旁人曰出師之要勢在乎選將帥今能統大兵哉定  
殊域者莫如 德川氏其宅則前田氏暨我而已守  
喜多氏匪其器故加藤小西負勇相讐以私廢公吉  
南小西置法加藤沮之加藤布令小西格之所駕唯  
勢攻伐而無綏御之方故夷人皆怖懼逃竄我所得  
諸道不生寸草如此而欲平定豈不難邪秀吉側耳  
戶外聽之而領之會諸將老臣曰征明諸將皆不勝  
其任余當親征留而統大政 源亞相其人也亞相一  
人在焉余無內顧之憂余以師十萬將中堅加賀宰

相十萬將左軍會津宰相十萬將右軍一戰舉韓  
行覆明業正帝号撫夷域實千歲一時卿等亟具  
船宮弗擇曰某自幼事武未嘗以恒怯自撓方今  
殿下名公巨藩航海特某晚遺在後何耻若之淺  
野長政誰次言宮曰太倭孤憑矣狂言則然非平  
日之太倭也公其勿以為意秀吉越怒蹶起曰吁彈  
正何言之微也撫刀擬長政利家氏卿率裾諫曰不  
湏殿下之下不敬之罪請典正刑長政神色自若曰  
此而有益於國家固何寸斬准命曩日喪亂之久天  
下靡沸以殿下裁定億兆歛息肩乃粹興遠役玩武

黷兵瘡痍之民忍痛荷戈老弱復瘁於漕挽加以國  
計之匱微斂亡度怨怨之聲都鄙相接今而殿下  
航海則雄鎮藩臬無所統御群盜乘虛蜂起四方反  
側不將響應而烏集上有瓦解之心下有土崩之勢  
天下危穢敗<sup>症</sup>一朝而駢至源委相特留亦未如  
之何顧迨今疾罷征明之師振旅於京畿編山器布  
寬典於民休息可以興頌聲可以祈永年矣天下幸  
甚秀吉滋怒利家氏卿麾長政退長政還舍誤罪居  
數日肥後急警至初薩摩土豪梅北宮內在肥後聚  
群盜時守護清正不在國賊起藪佐敷取之郡邑多

畔而應之秀吉聞警大愕遽召長政曰彈正吉甚慙  
遺而兒如肥後援勒而顧 宮曰幸長猶少請假本  
多中書 宮曰諾乃令志勝從焉既而肥國人境與  
西以計詔<sup>結</sup>斬宮內佐敷土豪爭起助與西遂擊餘黨  
平之幸長遂歸秀吉遣長政如肥後撫綏焉召與西  
禰之 家譜  
實錄

○國史實錄云文祿元年六月梅北作亂○逸史  
載元年七月云

八月秀吉幸妃淺井氏生公子秀賴秀吉大悅以軍  
勢委前田利家而還大坂 實錄落  
集

○豐臣家譜云委軍事於 東照宮及利家今按  
逸史 宮借還大坂云

九月 天皇使右大臣藤原精季赴大坂慰勞秀吉  
逸史秀吉既得男將以為嗣嗣白壽次殊無遜讓之志  
秀吉亦難猝言之乃欲為壽次別築於畿內以大坂  
予秀賴 家譜  
逸史 幸明和議既起外事有向先下令量留  
行藁及朝鮮已成自餘諸將皆罷還以備興作逸十  
二月毛利秀元守熊川城及立花宗茂鍋島直茂長  
曾我部元親福島正則蜂須賀家政黑田長政鴻津  
義弘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等各屯留其餘諸將悉回

安朝鮮荒殘之餘僵尸盈野猛獸爭出人皆苦之而  
我諸將曠日無事乃議校獵屢田山沢改虎豹豺狼  
弓銃殪之如麻或斬或累韓人踈身匍觀相傳皆吐  
舌又設檻穽多獲生虎豹以獻秀吉嘉尚為逸是歲  
琉球遣人入貢銘三年正月秀吉命大城于本備伏  
兎課天下候伯翰巨石大材區地受役所役凡二十  
土萬人高棟大圓珍木佐石極盡華麗家譜二月秀  
吉如吉野觀花樹白秀次右大臣藤原晴季 東松  
宮及權大納言藤原親綱按逸史不載親綱 藤原輝資羽柴  
秀俊前田利家等皆從為裝飾華義驕從甚盛沿路

觀者如堵秀俊構茶亭于阪上以享秀吉入吉水院  
歷覽賞遊三日令左右及從者縱觀為亦上諸卿詠  
歌遣與暢遊情家譜落三月如高野初秀吉觀於  
高野也木食僧與山挺身請哀僧徒奉命秀吉嘉之以  
與山為貫首為置與山寺天瑞太夫人亦為創青巖  
寺於是秀吉歷覽山中見伽藍頽廢因修舉乃給  
粟萬石命與山司之家譜又大賑齋施供衆僧試訊  
佛乘感靈境殊勝命左右新造木佛以修祖先昇福  
衆或恠秀吉曰人世止常身後余亦何圖縱令以金  
鐵為之豈為佛不朽邪余起自寒微一塵海內若以

天下有為者余亦為太幸矣雲遊又命欲演申樂  
或諫曰山上禁皮革弗聽遂演之少為雷雨震臻秀  
吉將快而去家譜  
○文祿雜記云秀吉押金印於新作申樂十曲中  
高野參詣詣一軸以賜之且謂演申樂於青巖寺  
山徒因諱曰向山大師膏禁笛鼓請諱再三弗聽  
曰余非敢為我遊興欲慰大眾勞耳所以借養大  
師也乃命演之俄然雲起雷霆電光轟震衆喪魂  
秀吉單騎逃去兵庫而曰余欲興隆寺觀為設之  
而毫無驗無憚變動如此亦殊勝也在世德行以

可追崇

四月秀吉如前田利家第文祿三年是日浴有馬濕  
泉逸十一月先是秀吉侍如与人歿命剪殺侍女及  
乳媪鋸其父母于三條磧特慶是年界浦高貫納屋  
助左衛門歷小琉球至呂宋而歸獻藥壺土十餘條蠟  
燭各一千於秀吉翁四年三月伏見城成徒治為己  
而真季妃淺井氏于淀以為離城鷄者往反以博娛  
遊群下因以淀目淺井氏謂淀殿又稱淀君太閤記  
是月秀吉如東照宮第儀衛饗對超凡嚴整文祿  
御成六月下令校量天下田邑蓋總下田振古所無

總下脫檢天  
之二字

云史逸七月削削白左大臣秀次官爵尋逃高野山自  
盡家譜不秀吉命毀聚樂第徙諸藩第于伏見三成  
欲逐興大獄以臨憲列侯畧已者乃誣淺野長政伊  
達正宗最上義光為逆黨勒之於各第鍛鍊羅織連  
累後廣秀吉命推之亡實會右榜書曰最上伊達謀  
滅豐臣氏義光為西霸正宗為東霸秀吉覽之大叱  
曰是怨家之計耳夫秀次逆黨者亦是類矣遂置  
而不問粵陽軍校八月秀吉下法令云章其一曰國  
守郡吏私母婚媾二曰母私盟三曰如及開諍以忍  
為利四曰多母蓄妻妾五曰飲酒者以醉為期母及

亂六曰駕輿者限東照宮利家輝元榮勝隆景及高  
年公卿有才長老也疾病者非制限又約九章曰  
公卿行至各毋懈業曰諸寺社遵前古毋忽修造曰  
天下之租稅收三分之一於公以其一予耕民曰諸  
吏下司毋構別邸曰校采祿叨毋費賞曰有訟獄先  
該盜十人衆十人衆所謂宮利家秀家輝元 如有  
直訟出人乃宮利家秀 相議而後可以聞曰凡徼  
等禁菊祠所賜服章非禁限曰毋暴飲曰毋覆面而  
往還如犯此制者罰強而無赦家譜先是南蠻邪獲  
徒入貢而後以天主教屢共惑愚民秀吉怒於是捕

伴天連六人全類二十餘人徇京師大坂磔殺之殺於  
長崎且將禁市舶長崎高賈哀免請赦焉家謠長  
歲明行人李宗城楊方亨与沈惟敬至朝鮮請我撤碇夜詔是  
兵諸將不得已罷諸成會釜山浦以明情區測未敢  
回師行長亦創平壤詭計不肯見宗城等明又屢促  
行二使怵惑惟敬辞以風潮不便礼節未定迂延竟  
歲惟敬屢設詭計成畏宗城二二懼而霄遁平壤錄  
錄慶長元年正月行長歸報款局沈惟敬亦未渡私  
献以蟒衣冠地圖武經及善馬三百佞媚百態殊維  
封事而去二月秀吉令輝元隆景吉川廣家修築浚

河堤防自伏見達大坂迄冬鳩功逸六月明行人發  
朝鮮在韓諸將乃置议于釜山浦而凱旋家謠洵七  
月十二日地大震家謠落東照宮言於秀吉曰盍  
馳使者向 禁衛秀吉曰善矣余當与卿親往遂出  
左右不属而 宮驕從如儀近臣行地址 宮者教  
宮不顧盼秀吉解劍授 宮曰步履甚憊以頓從者  
矣 宮捧持固辞焉乃授并俾直政秀吉鹵簿亦隨  
至秀吉矢顧本多忠勝曰 内府醇良余審知其意  
矣舉而退朝過方廣寺塑像摧裂秀吉手彎弓罵曰  
瞿曇我聘大役安而于此將以祈國家之福今軀且



不保何震之有發矢而還家譜秀吉命修伏見城改  
作正殿于木幡山賦役于列國益窮壯麗太周記初  
城中婢僮為地震壓死者多於芝蔴宗師伏見大坂  
界浦妓兒以充為家譜八月明揚方亨沈惟敬及朝鮮  
黃慎弘朴長至伏見行長義智及柳川調信為之尊  
司秀吉聞之使調信讓韓人曰我既命撤師而朝鮮  
未效三道受給我也乃責不許謂見家譜迄九月  
二日初見二年譜作九月朔引見明使列侯宿將皆陪位  
儀衛甚盛使者獻封冊金印冕服及諸位衣冠五十  
餘具

○豐臣家譜云初明人所齎僅三十餘具今新見  
牧守之衆多駭急不能製冠服故併使者之舊衣  
冠以備員

行長等二使而入二使愕其壯嚴震恐股服并秀吉親  
慰勞二使以為詔讓流汗滿伏膝起嗚嚔不能前行  
長前行禮三日賜饗秀吉喜謂我威略遠布今得王  
明國乃着明冕服令東照宮及秀俊利家秀家輝  
元秀元秀信以下皆以位次列左方着明冠服設冊  
使坐於右方以行礼饗礼凡准明例秀吉賜盃於二  
使亦命演中樂笛音寥亮鼓鼓嘈雜二使驚見時擊

致者指倒流血嗚叫二使变色向譯者曰未知是何  
等之刑人也懲譴至於此邪解說曰是則我樂也乃  
大笑而謂秀吉受封冊歎局圓備既罷退秀吉令德  
承兌讀御書行長初承兌曰御書必不如惟敬說請  
姑聽文隱諱緣飾以完事承兌曰如斯大事不當諱  
進誦之至曰茲特封尔為日本國王秀吉赫怒以吐  
沫立解冕服併冊書拋地大罵曰小西賢不誑我日  
本已在余股掌為霸為王毛漢奴何與焉乃召行長  
滅氣責之曰汝安恩背義予虜通謀欺罔以辱國家  
寸斬不足謝天下奮聲如雷霆行長戰慄無復人

色刳席對曰臣罪當萬死然議由三奉行非臣所專  
恣乃出三成長歎正家定封文書數通以証之承兌  
亦委曲救解秀吉怒猶未解命逐二使而遣歸將戮  
朝鮮使者承兌等亦為求哀而止焉秀吉乃會衆命  
再征家語續五代覽逸史曰秀吉命配使人歸國下令再  
伐朝鮮令西南諸侯就國治兵以次年二月為期擢  
小早川秀秋為征明元帥念如水前言且為秀秋弱  
也命如水佐之使清正行長為先鋒謂行長曰若眾  
當死姑假借以卒事且以功自償焉秀吉惘惘人梯  
航遠來遣柳川調信追賜銀及物若干調信謂黃慎

曰再征之命既下莫邦速納三道王子亦不可不來  
謝矣慎大恐惟敬等猶未信之以無復書屢因行長  
求之不得乃航海而去到肥前而疾風潮向西諸侯  
各執國治兵方亨失色惟敬謂我不死別和親亦  
成矣時秀吉遣寺沢廣高移書曰嘗子朝鮮通問屢  
矣隱蔽明國事不言其罪一以沈雅敬懇請赦王子  
撤師王子不自來謝而代以賤价其罪二明之和交  
因朝鮮之反覆而遲滯其罪三王始得書愕虞馳入  
於明以乞救援家譜是歲西洋高船遇風漂至土佐  
葛城浦家譜口國史實錄作桂浦舟人多溺没存者少矣守護長

曾我部元親以備秀吉乃遣增田長盛點檢之藉沒  
其載獲錦綺十萬端絲十萬斤吉貝二十六萬端  
生麝十頭生猿十頭仰子金十五百箇鸚鵡二翼  
秀吉以奉之 禁衛餘頗公卿列侯有差給重人  
以來一千斛豚二百頭鷄二千羽酒一百樽餛飩粉  
五百斛臭土十尾歲巨航遣回家譜元十二月以上  
坂本葛川千五百七十餘石寄附叡山山門御二年  
正月秀吉使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復為征明將軍  
實錄二月定軍令乃使清正行長為先鋒更日而  
進三陣黑田長政毛利高政高橋元種秋月種長相

良賴定伊東祐兵次鍋嶋直茂次嶋津義弘次長曾  
我部元親池田秀氏藤堂高虎中川秀成加藤嘉明  
菅正隆次峰須賀家政生駒親正脇坂安治次秀家  
秀元為中軍使秀秋在釜山浦城立花宗茂守安骨  
浦高橋統增筑紫義冬守加德毛利秀包守竹嶋淺  
野幸長守西生浦遣毛利豐後守竹中重內垣見家  
純毛利高政早川長敏熊谷直陳為軍監

○按大河內秀元征韓記太田一吉福原直高及  
直陳長敏家純高政重內為監軍云々

師凡十六萬千九百餘人高虎嘉明安治督舟師以

發家譜 四月秀吉遣使讓沈惟敬曰速刻三道明主

亦責惟敬云々畏縮六月使柳下川調信謂諸將曰朝  
鮮如不奉命則諸軍進入羅全道聚糧芻屠城若長  
駝而當入明毛濠如捍禦則保西失浦壁而進取縱  
令凶虜雖多必達大功以滅北京矣而等懼不疾終  
功余磔而繫在都下者耳清正行長愕然亦報曰頃  
聞明大兵既至全羅道秀吉聞之怒曰彼等何屬之  
甚也先屠晉州破李如松迄今明虜實加堅硬乎秀  
家秀元夾擊之盡滅毛濠奴夫何難之有家譜七月秀  
吉命亥以令佛工彫刻毘盧遮那佛大像工人辭不

能乃命玄以挽来信濃善光寺阿弥陀佛徒方廣寺  
佛殿集落德十二月秀吉以近江國邊近京畿而土夜  
易勤命悉撤其舊廊逸是歲秀吉收前後明韓之敵  
封于京師方廣寺前為京觀世呼曰耳墳家譜口按  
作文稱二三年正月秀吉從容謂玄以曰貴賤不可  
年築之此無雲於月風於花人說来茲鬼為拍掌余欲以乘  
春賞花於醍醐山令婦女不出園園者遊騎乎山向  
借帳華盛飲饌豐侈以窮娛樂於一日乃命玄以及  
長政長盛三成正家大繕修三寶院飾山谿圃林麓  
起蔓榭鑿池沼列廬舍鑿道路務使資用充牣無所

缺焉家譜三月秀吉遊醍醐山世子秀賴及元妃諸

姬皆從焉輿馬服飾競為華麗新奇第極高次福鳴  
正則增田長盛等警衛境內此遊也命禁丈夫群臣  
或使妻妾以伺享遊覽上皇賜使者慰問公卿等  
贈遺列侯守令及士庶人饋獻餽咽以水陸珍奇相  
高奇技淫巧眩耀人目以帝恩寵秀吉驩甚伎樂徹  
夜供億賞賜之費累鉅萬醢飲之隆前代無比黎民  
駭悅傳為盛事家譜續王秀吉賞三寶院之治具不  
吝不吝附邑一千五百石家譜秀吉益倦外征四月使  
人如朝鮮量留元帥秀秋及清正行長義弘幸長等

十餘將以兵十萬屯為其餘皆撤還

實錄

五月秀吉

命再造方廣寺毘盧遮那佛大像嬰疾而止史六月

秀吉疾先是徙善光寺阿彌陀佛於方廣寺災害屢

起高臺夫人恐怖勸秀吉是月送還之於信濃奈京

師之夜炬火接天伏見近邑望見相驚少時而止落

集○按大坂記秀吉疾病召長政言以三成長盛

正家曰余聞列侯與群臣交為警隙心相危害余如

不存則禍且作汝等居伺使全心扶吾兒十六日大

會侯伯守令及諸司長政等五人傳命僉曰殿下千

秋後該戮力奉嗣君誰有異心但至解宿怨各有所

執不敢奉命再三解諭拜後五人復命秀吉憮然見

秉照宮告之曰此頓 內府 宮出申命眾對如初

宮作色勵声曰諸人明言戮力奉冲子靡有異心乃

各積怨毒心豈壹矣哉心能不全行以戮力以私滅

公奉冲子之義安在丈夫出言胡齟齬之甚眾皆懼

服誓首曰謹聽命 宮反命秀吉大悅命悉賜食使

五人及中村一氏生駒親正等接待眾爭席與等班

及觴行輕重不得各離次忽諍喧嘩一氏親正周旋

調停而不能制入告 宮復出按劍曰太閤伏諸臣

奉命辱設斯饗今乃若此大不敬余已為諸人所賣

復何顏見太侑生侑咸敵我意決矣顧人曰甄衡四  
門皆振恐失色全辭謝罪遂獻剛如儀叙驩而罷  
明日秀吉聞之見 宮流涕曰疇昔之事微公孰能  
辨之公之恩咸素服群臣亦可以觀吉况雖幼後事  
不足慮公幸極孺子以鎮靖天下 宮亦款款而退  
逸外征諸將罷還者皆至二十二日秀吉召見慰為  
殊勞秀元嘉明遂考課其殿最賞罰有差 莫錄 七月  
秀吉自謂我疾必不起秀賴幼冲列侯諸臣無所統  
部一旦海外禍結班師既不易外夷或乘我喪追亡  
未犯亦未可知內外分崩变故叵測能靖斯難者唯

有 德川氏不若迄今授以大任之愈我家亦當賴  
以保事乃諗 宮曰余死難且作今以天下付公  
且竭力心效泰平阿捨長之後公幸量才處置 宮  
攬涕曰中將雖幼既為通嗣殿下百歲後誰不翼戴  
然世變叵測願以殿下英明妙選賢輔以貽孫謀其  
老朽迂拙曷以膺重任秀吉曰余思之審矣不用遜  
讓 宮固辭而出秀吉召三成長盛告之三成長膝  
曰殿下以天授之資累衣露蓋草創大業何以一旦  
付諸他人若以遺孤壯臣等賴以死奉之殿下統攬  
英雄為日久矣今也謀臣如雨猛士如林後事不足

愛也秀吉領之越又諭片桐且元不出吉政曰親賢者疎小人能索衆邪正賞罰無私以為壽要衆疎則雖鐵壁不可防衆親則雖天下萬邦亦不可懼運道而有運凡天運者有人人能懷則可知縱令有天運人疎亦則天運亦盡矣汝等善視冲不慎勿違內府難波軍記因宮固辭託秀賴於前田利家實錄覽秀賴軍記八月廿日秀吉謂宮曰公以固辭大柄也置諸老以扶冲不今雖悔事既施行公其冠諸人壽大政我且喻諸人傾心勦力以靖邦家乃悉召諸老及皇臣宿將告之曰且曰以六歲兒累諸公盡盟以安

余心遂刺血盟于庭載書曰恐不協之殃國用昭質于尔大神今而往無大無小全奉世子毋易舊章毋泄機事秋憾修好相告以志毋樹黨毋比親毋私議婚娶慶讓之典停族秀賴之長有渝此盟神明其罰殛之逸十八日秀吉薨於伏見城歲六十二家譜皇皇年代畧記口今按或作生年六十三歲或作六十一諸書不合今從豐鑑推丁酉年出生年干文載之遺囑曰利家護遺孤居大坂內府在伏見兼大政西諸侯在伏見兼諸侯在大坂以護衛秀賴又曰長政三成造臻那吉邪命外征兵盡撤回是事顧不易內府以下深謀以結局勿使十萬兵為客去遊魂焉



既而顧左右曰姑秘表言畢而懼家譜慶長年中記是月密

葬于阿弥陀嶺令長束正家護為既堀而發表家譜

記軍 詔贈正一位因遺命建祠廟于北城西窮其宏

麗史明年四月廟成 敕賜号豐國公卿補任太

元和元年七月照神壽諡曰國泰祐松院法名俊山

雲或龍送葬記 秀吉初卑賤而能忍有借德者

突陷秀吉於溝渠面衣塗泥而不敢占之諍畧說天

縱宏才雄穎仁智能任人聰敏大度不識文字跡字

畫嘗坐右筆吏當畫醜翹遺忘醜宋秀吉指畫大字

於地曰其是矣老人雜話不能記臆朝鮮八道之名命畫

工模圖之於曲屏彩色區別八道領界諸道各標赤

國青國白國等相通云實錄秀吉徃荒木村重々老

河原林某說村重曰右府如有不諱則天下敵君者

特斯人也臣請謀之村重不允秀吉察之遂得志執

某斬之某臨死呼曰秀吉昧義人各為某主謀耳閑

筆記在伏見一夕銃響數十声起自近側左右恠危秀

吉曰當是列侯還自田獵發其筒桑矣遣人檢之果

然列侯失色歷日而見秀吉問曰某日田獵有獲乎

不又平日謂左右曰天下有叛我者矣未有克我者

矣老人雜話在大坂衛京師無事人民安寧而謂衰弊之

基也遂入京蓋其意凡人無事又安則必造不善故  
欲使人莫束手康樂矣會諸州人夫土木功畢吏曰  
從夫可遣歸矣秀吉曰否莫令放還余有所置乃下  
令造立大佛殿神書又在太坂安鷹逸落民家後園有  
女投淘糴而執之秀吉聞之盡捕其家且曰鄰方一  
町佃不佃幼長男女皆刑戮之福島某亦笑就虜某  
嘗亦秀吉書記相識前夕馳人乞救對曰舊相識也  
胡為不疾以告迄今術計畫矣惟有一計百方營救  
及引刑人書記逐一對呼總某名下竊脫之令免刑  
錄盡籍或年秋秀吉欲狩松茸於東山嘗下令禁濫入

有賊竊取之吏取來他山草夜潛殺之秀吉携婦如  
徘徊山中抽取以喜遊或婢密嗤秀吉所誣一婦人  
以告秀吉笑曰余何為不知勿多言它日逐却其婦  
人傳稱寬宥錄入秀吉每出或銀錢於一巨囊賑給  
道路孩童兒女及丐夫唱門又金庫充實則林藏拂  
領賜侯伯以下諸人或貴有功者割予郡邑或諫曰  
府藏瘠少秀吉笑曰余有天下設令雖割予之於諸  
侯以下國乃余統下也藏廩如虧乏則余每日寄食  
于侯伯而已君臣言行錄秀吉有言曰治病三味所認畏  
天修身守後禁四味曰私念邪慾為妄行非義去四

味用三味則國病不生翰坂內宗拾世祿曾呂理新  
左衛門好茶道學查技於志野宗信秀吉執國柄而  
後欲擬最明寺特賴經歷諸州潛語之於左右衆皆  
危懼欲諫之未登丹羽長秀等密議說宗拾々爲  
人機警矯後詞辯法射善拔秀吉寺宗拾應諾一日  
秀吉謂宗拾曰頃日何如答曰頃向攤賭大行東西  
諸道奕徒聚會于清瀧邊東西分部競贏輸有一山  
伏忽然來傍觀而請入群射筒請見資本山伏曰何  
用資本之爲衆皆下劣席上全銀皆我之有也乃視  
金三百兩借蒲戲盡贏收收收取全銀衆皆魂拘甚末由

答曰我居此山址自爲天下蒲戲斛頭子輩勿慢侮  
衆再拜誓首居頃曰非意蒲戲我能把捉山川欲高  
則与夢宕山頂齊欲長則自東國至西陲欲大則滄  
漫天地欲小則成一炒豆一人進曰奇哉言也請試  
爲炒豆以視衆乃變爲炒豆其人取噀之曰衆勿憂  
秀吉問之曰汝術我有迴國之志末諫我々有天下  
居其位守其職以安爲獨夫則變災厄測止矣々々  
翁聚樂城落成之際詠和歌曰都由止遠哉都由止  
我遠奴類和可羨加南奈仁波乃許登波遊女能去  
乃那可親書顧尼孝藏主謂曰且收之宅日有用焉

迨慶長三年八月十七日召孝藏主曰往日所抄和歌猶存否孝藏主乃奉之親把筆記年号月日及花押之半擲筆曰余不能明日竟薨兵家有二男子若詔長鶴松丸弟平秀八天正十九年四月生衛年譜作天正十七月生淺井氏之出也家譜豐臣系因家譜豐後

秘逸史

○豐臣家譜云名素君按國史實錄載先是已有鶴松於是生者乃名素蓋秀吉自謂鶴松已失余不且子故林之曰素今考秀賴小字捨似有疑始

秀賴猶子曰秀次曰秀勝曰秀康曰秀秋皆自有傳

野史卷四十八終

